

中国医药科

社

钱乙，儿科宗师。
钱乙制方遣药的特点是处处注意到五脏的虚实寒热，在祛邪务尽的原则下，力求攻不伤正，补不滞邪，或消补兼施，或寒热并投。

钱乙



○○
总主编·钟相根
主编·刘敏

畅洪昇

系列之
大国医
传世名方

传世名方



• 大国医系列之传世名方



钱乙传世名方

总主编◎钟相根 畅洪昇

主编◎刘敏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钱乙（1035~1117年），宋东平郡人，著名的儿科大家。本书全面收录了钱乙自创医方，并对古今医家应用钱乙方剂的医案及临床报道进行筛选，撷英取华，汇编而成。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和文献参考价值，能够帮助读者开阔视野，增进学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乙传世名方 / 刘敏主编.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 2

（大国医系列·传世名方）

ISBN 978 - 7 - 5067 - 5894 - 9

I. ①钱… II. ①刘… III. ①方书 - 汇编 - 中国 - 宋代 IV. ①R289.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4837 号

美术编辑 陈君杞

版式设计 郭小平

出版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甲 22 号

邮编 100082

电话 发行：010 - 62227427 邮购：010 - 62236938

网址 www. cmstp. com

规格 710 × 1020mm 1/16

印张 16 3/4

字数 251 千字

版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北京金信诺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书号 ISBN 978 - 7 - 5067 - 5894 - 9

定价 32.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丛书编委会

总主编 钟相根 畅洪昇

副总主编 刘敏 张冬梅 赵岩松 段晓华
盛庆寿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越	王 玮	王伟明	王雪茜
王 琛	石 玥	令狐永谊	司鹏飞
朱丽颖	农 慧	刘 果	闫军堂
苏毅强	李 明	肖双双	何善明
张水馨	郑子安	赵 艳	高 峰
黄 中	梁吉春		

编委会

主编 刘 敏 闫军堂

副主编 王雪茜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小娜	马春雷	马 越	王 冬
王利敏	王茂云	王晓飞	王 燕
刘丹彤	闫军堂	刘晓倩	刘 晶
张冬梅	李 欣	董亚楠	薛 瑾

前言

中医名著浩如烟海，积淀了数以千年的精华，养育了难以计数的英才，昭示着绚丽无比的辉煌。历史证明，中医的成才之路，非经典名著滋养下的躬身实践，别无蹊径。名医撰医著，医著载医方，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历代名医凭借非凡的智慧及丰富的临床实践，创制了诸多不朽的传世名方。

本套丛书以在方剂学方面确有创见的历代名医为主线，选择代表性名医，将其所撰医著中的医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每个分册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简单介绍医家学术思想及遣药组方特色；中篇详细介绍了该医家方剂在临床各科的应用；另外，该医家还有许多名方不为世人所熟知，未见临床报道，则收入下篇被忽略的名方。每首方剂从来源、组成、用法、功用、主治、方解、方论、临床应用、临证提要等方面来论述。全书收罗广博、条分缕析，详略适中，既言于古，更验于今，既利掌握，又裨读者更好地熟悉、掌握历代名方的组方原理及临床运用规律，以适应当前临床实际的需要。

愿《大国医系列之传世名方》成为中医药院校在校学生和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生的良师益友；愿本套丛书成为医疗、教学、科研机构及各图书馆的永久珍藏。

编 者
2012年12月

目录

上篇 儿科宗师钱乙

一、医家生平	2	三、辨治特点	9
二、学术主张	3	四、组方规律与用药特色	12

中篇 屢试屡效方

泻青丸	18	甘桔汤	120
地黄丸	25	异功散	123
泻白散	63	三黄丸	130
阿胶散	73	捻头散	135
导赤散	82	乌药散	138
益黄散	97	葶苈丸	140
泻黄散	102	生犀磨汁	142
白术散	112	败毒散	143

下篇 被忽略的名方

大青膏	160	生犀散	167
凉惊丸	161	白饼子	168
粉红丸	162	利惊丸	170
涂囟法	163	瓜蒌汤	171
浴体法	163	五色丸	172
安神丸	164	调中丸	173
当归汤	165	塌气丸	174
泻心汤	166	木香丸	176



胡黄连丸	177	桃枝丸	203
兰香散	179	蝉花散	204
白粉散	179	钩藤饮子	205
消积丸	180	抱龙丸	206
安虫散	181	豆卷散	207
紫霜丸	182	龙脑散	208
止汗散	183	虚风方(回生散)	209
香瓜丸	183	虚风又方(梓朴散)	210
花火膏	184	褊银丸	210
白玉散	185	牛黄膏	211
牛黄膏	185	五福化毒丹	212
牛黄丸	187	羌活膏	213
玉露丸	188	郁李仁丸	214
百祥丸	189	犀角丸	215
牛李膏	190	藿香散	216
宣风散	191	如圣丸	217
麝香丸	192	白附子香连丸	218
大惺惺丸	193	豆蔻香连丸	219
小惺惺丸	194	小香连丸	220
银砂丸	194	二圣丸	221
蛇黄丸	196	没石子丸	222
三圣丸	196	当归散	222
小青丸	197	温白丸	223
小红丸	197	豆蔻散	225
小黄丸	197	温中丸	225
铁粉丸	197	胡黄连麝香丸	226
银液丸	198	大胡黄连丸	227
镇心丸	199	榆仁丸	228
金箔丸	199	大芦荟丸	229
辰砂丸	200	龙骨散	229
剪刀股丸	201	橘连丸	230
麝蟾丸	202	龙粉丸	231
软金丹	203	香银丸	232

金华散	232	使君子丸	246
安虫丸	233	青金丹	247
芫荑散	233	烧青丸	247
胆矾丸	234	木瓜丸	248
真珠丸	235	青金丹	248
消坚丸	235	生犀散	249
百部丸	236	大黄丸	250
紫草散	237	镇心丸	251
秦艽散	238	凉惊丸	251
地骨皮散	238	独活饮子	252
人参生犀散	240	三黄散	253
治卤开不合鼻塞不通方	240	人参散	253
黄芪散	241	槟榔散	254
虎杖散	242	黄芪散	254
羊肝散	242	地骨皮散	255
蝉蜕散	243	兰香散	256
二气散	243	敷齿立效散	257
麻黄汤	244	蚘皮丸	257
大黄丸	245		

上篇
儿科宗师钱乙





一、医家生平

钱乙，字仲阳，宋东平郡（今山东郓城东平）人，约生于北宋仁宗至徽宗年间（约1035~1117），享年82岁，是历史上著名的儿科大家。

钱氏上世是钱塘人，至曾祖钱赞，北迁郓州。父钱颢，善针医，然嗜酒喜游，一日隐匿姓名东游海上而不返，遗留孤孀母子，乙时年才3岁。嗣后母又病故，姑母哀其孤而收养为子。于是随姑丈吕氏学医，至吕将歿，乃告以家世，乙号泣请往，寻其父凡五六返，最后得其所在，又积数岁，迎父以归，乙年已30余岁。又历7年，父以寿终。

钱氏为医，于二十多岁，当初以《颅囟方》而著名山东。元丰年中，宋神宗甥女患泄利将歿，众医无策，请乙诊治而愈，乃授以翰林医学士。明年，皇子仪国公病瘛疭，国医未能治，再召乙诊治，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又提拔乙为太医丞，并留住京师。10年后，乙患周痹，辞官返里。

钱氏对《内经》、《中藏经》及张仲景的学术颇有研究，并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独创，使儿科学在内科学的基础上脱颖而出，使之成为一门专科，而被后世誉为儿科宗师。钱氏刻苦力学，博览群籍，无书不窥。“为方博达，不名一师”。深通古法而又不泥守古法，重视掌握理论与方剂的配伍应用，因而“治小儿赅括古今，又多自得”。不仅提出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确立了五脏辨证纲领，而且还化裁或自拟了众多儿科方剂，从而奠定了中医儿科学的基础。钱氏精通儿科，亦通各科。平生注意研究方药，于本草尤邃。并多识物理，喜观气象，于诸书无不涉猎。“钱仲阳传”中赞云：“钱乙非独其医可称也，其独行似儒，其奇迹似侠，术盛行而身隐约，又类夫有道者。”

钱氏一生忙于医疗，著述不多，除《小儿药证直诀》一书经阎季忠编集得以传世外，其余《伤寒论指微》、《婴孺论》均佚。现存《小儿药证直诀》三卷，由其学生阎季忠搜集钱乙生前论述、方剂编辑而成。上卷论脉法治法，中卷为医案，下卷为方剂。它较全面地论述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五脏辨证及小儿常见疾病的辨治方法，还记载了120多首方剂，是我国现存第一本以原本形式保存下来的儿科著作，对儿科学术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二、学术主张

钱乙在儿科学上的贡献，正如《小儿药证直诀》中阎季忠序所说：“治小儿赅括古今，又多自得。”他不仅指出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确立了五脏辨证纲领，而且还化裁及自制了众多儿科方剂，奠定了中医儿科学的基础。嗣后，明代薛己、万全、鲁伯嗣，清代陈复正、夏鼎等儿科学家，都在《小儿药证直诀》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如明代万全根据钱氏五脏辨证纲领，进一步提出：“五脏之中，肝常有余，脾常不足，肾常虚”，“心常有余，肺常不足”。“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亦是对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的阐发。钱氏的学术思想，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明析小儿生理病理特点

小儿不是成人的缩影，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小儿时期，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无论生理病理，其阴阳的对立统一和消长转化，都与成人有所不同，而且年龄越小差别越大。认识和掌握这些特点，是儿科能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先决条件。钱氏在《灵枢·逆顺肥瘦》篇“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以及《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候》“小儿脏腑之气软弱，易虚易实”等说的启发下，结合临床实践之体会，对小儿的生理研究，首先着眼于胎儿的发育情况。他认为，“小儿在母腹中，乃生骨气，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在出生之后，继续生长发育，即“长骨脉”、“长生腑脏、智意”，古人所说的“变蒸”，就是在婴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周期性生理变化。在“变蒸”之后，即齿生而能知喜怒，此时脏腑“始全”，但犹是“全而未壮”。因此，“脏腑柔弱”、“血气未实”，这是小儿的生理特点。由于小儿腑脏娇弱，形气未充，对疾病的抵抗力较差，一旦调护失宜，则外易为六淫所侵，内易为饮食所伤，发病容易，传变迅速，具有“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病理特点。“易虚易实”，是指小儿一旦患病，则邪气易实而正气易虚。实证也往往可迅速转化为虚证，或者出现虚实并见错综复杂的证候。“易寒易热”是说在疾病过程中，由于“血气未实”既易呈阴虚阳亢，表现热的证候，又容易阳衰虚脱，而出现阴寒之证。

总之，掌握小儿生理、病理特点，指导临床治疗，乃是钱氏学术思想中非常突出的一个方面，并对后世儿科学的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明代儿科医家万全，根据钱氏“五脏虚实证治”要义，悟出“五脏之中肝常有余，脾



常不足，肾常虚”；“心常有余，肺常不足”；“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阐发了钱氏对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的认识。清代吴瑭在《解儿难》中提出了小儿“稚阴稚阳”之说，认为小儿“其脏腑薄，藩篱疏，易于传变；肌肤嫩，神气怯，易于感触。其用药也，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稍不对症，莫知其乡。”阐发了钱氏有关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的学术思想。

（二）四诊合参，尤重望诊

儿科古称为“哑科”，认为小儿疾病比他科疾病难于诊断。这主要是由于小儿多不能正确叙述自己的病情，同时小儿疾病变化多端，传变迅速，所以难以诊断。虽然中医诊断疾病，常用望、闻、问、切四诊，但在钱氏之前，多是对成人的描述和应用，至于小儿如何应用之论述极少。钱氏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认为小儿虽然“脉难以消息求，证不可以言语取”。但他却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的理论，结合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创造性将中医四诊用于儿科临床。钱氏认为，内脏对疾病的反应，不仅各有所主，互为联系，而且可以反映到体外的有关器官和部位上。《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中记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生动而细微的观察记述，内容包括小儿形态、动作、部位、色泽的各种变化，将四诊和五脏辨证加以联系起来，按其所说：“察脉按证虽有定法，而探源应变自谓妙出意表”。可见钱氏对小儿诊断既遵循一定的法度，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强调四诊合参，尤重望诊，这是前人所未有的。

钱氏的儿科望诊心得，是在长期而又细微的临床观察中归纳出来的。他认为通过望诊，从外察里，从现象分析本质，从而诊治小儿疾病。因此，他不但注意望面色，察眼、口、唇、舌等外窍，而且注意形体动作，望汗及吐泻物等，从中找出规律。例如书中的“目内证”和“面上证”二节记有“面部色赤者，热也”；“目内色赤者，心实热”。这是相当实际的观察，临幊上一般小儿发热大都有面红目赤现象。又如目“无精光者，肾虚”，这也是符合实际的，临幊见目无精光的小儿，大多数是虚弱之证。再如对面㿠白的观察，“无精光，口中气冷，不思食，吐水”是“胃气不和”；“面㿠白色弱，腹痛不思食，不利”是“胃冷虚”，“面㿠白，心腹痛，口中沫及清水出，发痛有时”是“虫痛”。这里同一个“面㿠白”，却能区分出几种病证，前者类似胃炎，后者类似肠炎，最后者类似肠寄生虫病。钱氏又在望色中指出：“左腮为肝，右腮为肺，额上为心，鼻为脾，頬为肾，赤者热也，随证治之。”望吐泻物时指出：“吐乳泻黄，伤热乳也；吐乳泻青，伤冷乳也。”“泻青白，谷不

化，胃冷”，“吐泻乳不化，伤食也。”“吐沫及痰或白绿水，皆胃虚冷”，“吐稠涎及血，皆肺热，久则虚”等等。其他如望见弄舌是“脾脏微热”；望见“手掐眉目鼻面”是肺热；“俯卧咬牙，欲言不能而有就冷之意”是心热等。可见钱氏四诊合参，尤重望诊之一斑，为儿科治法树立了典范。

书中还记述了许多关于小儿身体其他情况的变化，包括皮肤、指爪、大小便等。例如在“黄相似”一节中有这样的记述：“身皮目皆黄者，黄病也；身痛膊背强，大小便涩，一身尽黄，面目指爪皆黄，小便黄如屋尘色，看物皆黄，渴者难治，此黄疸也。二证多病于大病后。别有一证，不因病后，身微黄者，胃热也，大人亦同。又有面黄腹大，食土，渴者，脾疳也。又有自生而身黄者，胎疸也。”同是一种黄色，这里区分出几种病证，可能包括西医学所说的病毒性肝炎、肠寄生虫病和新生儿黄疸。此外还有不少有意义的记述，如小儿发生抽搐的情况是“目赤兼青”，“目直而青，身反折强直。”又如对小儿病重时危象的记述，列举出囟肿及陷，鼻干黑，鱼口气急，鼻开张，吹鼻不喷等等，都是生动而具有诊断价值的临床现象。

钱氏还根据小儿寸口部位短小，诊时常常啼哭吵闹，影响气息脉象，故小儿诊脉不与成人相同，独创小儿脉法，总结出“脉乱”、“弦急”、“沉缓”、“促急”、“浮”、“沉细”，六种脉象。除“脉乱”作为“不治”之候外，实际上是以浮沉辨表里寒热，缓急辨正邪虚实。此种脉法，对小儿辨证诊断既简便又实用。

总之，钱氏诊查小儿之疾，主张四诊合参，尤重望诊，对儿科常见病，如麻、痘、惊、疳等都作了详实的描记和鉴别。这种创造性地运用四诊于儿科临床，并且与五脏辨证紧密结合起来，以鉴别小儿疾病，亦属钱氏在儿科学上一大贡献。

（三）确立儿科五脏辨证纲领

脏腑辨证，首见于《内经》，后来《难经》、《金匱要略》、《千金方》等虽有发展，但多为成人疾患之论述。钱氏遵循《内经》五脏五行的理论，根据小儿特点，再结合自身体验，运用于儿科临床，创立了儿科五脏辨证。如《小儿药证直诀·卷上》脉证治法中的“五脏所主”、“五脏病”等篇，即是钱氏所创立的小儿五脏辨证纲领。

“心主惊，实则叫哭发热，饮水而摇；虚则卧而悸动不安。”“心病，多叫哭，惊悸，手足动摇，发热饮水。”



“肝主风，实则目直大叫，呵欠，项急，顿闷；虚则咬牙，多欠气”，“肝病，哭叫目直，呵欠，顿闷，项急。”

“脾主困，实则困睡，身热饮水；虚则吐泻生风”，“脾病，困睡，泄泻，不思饮食。”

“肺主喘，实则闷乱，有饮水者，有不饮水者；虚则哽气，长出气”，“肺病，闷乱哽气，长出气，气短喘息。”

“肾主虚，无实也。惟疮疹，肾实则变黑陷”，“肾病，目无精光，畏明，体骨重。”

这个纲领，即是钱氏以五脏为基础，以证候为依据，以虚实寒热为论治的准则。其中把“风、惊、困、喘、虚”归纳为肝、心、脾、肺、肾五脏的主要证候特点，用虚实寒热来判断脏腑的病理变化，用五行来阐述五脏之间以及五脏与气候时令之间的相互关系，立五脏补泻诸方作为治疗的基本方剂，可谓切合儿科病特点的辨证方法，在临床具有执简驭繁的作用。

钱氏虽强调五脏本身证治，但不孤立对待，而是从整体观出发，认为五脏之间、五脏与自然之间有相互联系，五脏可以相兼为病，四时气候对小儿疾病有一定影响。因此，运用五行生克乘侮理论，来辨别五脏相兼病证的虚实，判断其预后，以及采取相应的治法，这又是钱氏五脏辨证论治法的一大特点。如肺病又见肝虚证（咬牙、多呵欠），以肝虚不能胜肺，肺金尚能制肝木，故易治。如肺病又见肝实（目直视、大叫哭、项急、顿闷），以肺久病则渐成虚冷不能制木，肝木反实侮金，故难治。至于治疗，又提出“视病之新久虚实，虚则补母，实则泻子”法。并结合四时气候而论。钱氏将一日分四时，一年分四季，各分主四脏。如早晨寅卯辰时或春季为肝当旺之时，日中巳午未或夏季为心火当旺之时，日晚申酉戌或秋季为肺金当旺之时，夜间亥子丑或冬季是肾水当旺之时。在《肝病胜肺》中说：“肝病秋见（或作日晡），肝强胜肺，肺怯不能胜肝，当补脾肺治肝益脾者，母令子实故也，补脾益黄散，治肝泻青丸”；肝病发作于秋令肺金当旺之时，是金不能克木，肝强反侮肺，肺怯不能胜肝，应当补脾土以生肺金，使金能制木。补脾可用益黄散，泻肝可用泻青丸，这样肺气得旺，则肝能受制，肝实得泻而肝病自安。又如在《肺病胜肝》中说：“肺病春见（或作早晨），肺胜肝，当补肾肝培肺脏，肝怯者受病也，补肝肾地黄丸，治肺泻白散”。肺病发作于春令肝木当旺之时，肝木当旺而不旺，所胜者肺金乘克肝木，肝虚无疑，故当补肝，肝实则肺金不能乘。补肝肾用地黄丸，泻肺用泻白散，这样肾水足则肝木荣，肺

金得泻，则肝不受抑，肺金与肝木始能协调，故病可愈。其余心病见于冬令，肾病见于秋令，脾病见于四旁等，皆有相胜轻重之变及相应施治方法。钱氏这种结合发病时间求其病所，进行整体调治，具有很强的时间医学特点，乃是本于《灵枢·四时气》中“四时之气，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主”之说而发挥的。

(四) 重视调治小儿脾胃

注重调治小儿脾胃，是钱乙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钱乙首先将《内经》、《中藏经》及宋以前的脾胃学说，运用于儿科学中，精辟地论述了小儿脾胃的生理、病理特点，对其辨证论治有其独到之处。

1. 脾虚胃怯，百病之源 钱乙五脏辨证论，详于五脏，略于六腑，但对胃腑却有专论或脾胃并论。他多次强调小儿的脾胃生理特点是“脾脏怯”、“胃怯”、“脾脏虚”、“脾胃虚”。在这基础上，他对小儿脾胃病的病理特征，创造性地提出了“脾主困”的辨证纲领，总结出脾胃失调是儿科多种疾病的重要原因。小儿内伤，尤以脾胃功能失司为主，即“脾胃虚衰，四肢不举，诸邪遂生”。钱氏论治虚羸、疳病、积伤食、吐泻、腹胀、慢惊等病，皆从脾胃着手，还认为与脾虚相关的疾病，如咳嗽、黄疸、夜啼、肿病等，均可调治脾胃而收功。例如虚羸病因是“脾胃不和，不能食乳致肌瘦，亦因大病或吐泻后，脾胃尚弱，不能传化谷气”；腹胀“由脾胃虚，气攻作也”；夜啼是“脾脏冷而痛也”。因此，善于调治脾胃功能，在儿科治疗学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2. 寒温得宜，攻补适时 由于“小儿易为虚实，脾虚不受寒温，服寒则生冷，服温则生热”，因此，钱氏对小儿病辨证论治极为精细。在辨证上，寒热虚实分明；在治法上，温清补泻得当。

例如小儿“伤风手足冷”证，钱氏认为病因“脾脏怯也”，治疗“当和脾后发散”。缘由这类患儿大多脾阳不足，寒邪入侵后，中阳益虚，阳虚不能温煦四肢，故手足冷。若先发散则阳愈虚，外邪又乘虚而入，故应先和脾，脾正气充再发散，可一鼓逐邪，此谓先补后攻。再如治“广亲宅四大王宫五太尉，病吐泻不止，水谷不化，众医用补药，言用姜汁调服之，……日益加喘，吐不定”。钱氏力排众议，指出其病是“伤热在内所致”，“所以然者，谓六日热甚，伏于腹中，而令引饮，热伤脾胃，即大吐泻”，所以“以白虎汤三服”清阳明燥热，“更以白饼子下之”除胃肠积热，并注意逐日减去用量。



钱氏在运用此类药物时，尤谆谆告诫后人，小儿“脾虚不受寒温，服寒则生冷，服温则生热，当识此勿误也”。

由于小儿形质脆弱，易虚易实，钱氏使用下法时十分讲究量的大小，以及先下后补脾或先调脾后下之区别。“治腹胀者，譬如行兵。战寇于林，寇未出林，以兵攻之，必可获胜，寇若出林，不可急攻，攻必有失，当以意渐收之，即顺也。”腹胀初起属实证，犹如寇未出林，“可下之，用紫霜丸、白饼子”。若腹胀日久多属虚证，“治之用塌气丸渐消之。未愈，渐加丸数”。若不愈，“腹中有食积结粪，小便黄，时微喘，脉伏而实，时饮水，能食者可下之，盖脾初虚而后结有所积”。“所治宜先补脾，后下之，下后又补脾即愈也”。补脾可用益黄散，下积可用白饼子丸。

3. 强调补脾，尤重胃阴 钱氏强调补脾，但也重视保护胃津，认为脾与胃一脏一腑，脾性喜燥，胃喜柔润，两者必须燥湿相济，才能共同承担后天给养。他说：“小儿脏腑柔弱，不可痛击，大下必亡津液而成疳”；“小儿易虚易实，下之既过，胃中津液耗损，渐令疳瘦”。说明小儿疳证虽属脾虚，但与妄下损伤胃津，燥热内生，消耗气液有密切关系。因此他又说：“初病津液少者，当生胃中津液，白术散主之。”钱氏创立白术散，治疗脾虚胃津亏损，甚为后世医家所推崇，如清代陈复正在《幼幼集成》中给予高度评价：“幼科之方，独推此方第一。”该方生胃津舍弃甘凉阴柔生津之味而不用，却投以甘平微温补通芳化之品，确为钱氏独到之处。盖脾胃气弱则生化无力，津液自然不足，从而导致燥热内生，身热，烦渴，皮毛干枯，羸瘦诸证蜂起。甘平微温之味能益脾助运，脾气一健，自能为胃行其津液，而胃津生矣。其他如玉露散泻热益胃法，藿香散甘香养胃，白术散升阳生津，香瓜丸甘润护胃等，可谓开创养胃阴学说之先河。

4. 泽被后世，影响深远 钱氏重视调治小儿脾胃学术观点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如脾胃学说的创始人李东垣提出的“脾胃虚衰，百病由生”之论，与钱氏的“脾胃虚衰，四肢不举，诸邪遂生”之说，如出一辙。钱氏认为小儿食积发热的病机是“脾胃虚而热发”，所拟白术散，实为儿科中补气升提，甘温除热之剂；而李氏则创制黄芪汤治慢惊，又说：“慢惊伴有呕吐、腹痛、泻利青白，益黄散圣药也。”《脾胃论·肠癖下血论》中说：“胃虚不能食，易大渴不止者，不可用淡渗之药，与白术散补之。”《内外伤辨惑论》治疗腹痛，中气虚弱者，主张用“仲景小建中汤加黄芪，或异功散加芍药。”治疗渴泻伤津，也以“白术散倍葛根”。《脾胃论》治小儿、男、妇三焦积热，目赤